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己巳。大學士瑞麟。光祿寺卿勝保。奏。

竊臣等於本日辰刻。在八里橋迤南。策應前敵。適值逆夷由郭家墳一帶。分三股撲向北。僧格林沁親督馬隊。與賊接仗。臣瑞麟。臣勝保。想馬隊為時已久。或有疏虞。臣瑞麟督隊迎其東股。臣勝保督隊迎其南股。該夷蜂擁而來。勢甚兇猛。其西路一股。皆為馬隊官兵壓擊。始而獲勝。繼而退撤。我步隊官兵。與之鏖戰。相持兩時之久。不分勝負。臣親督擡槍隊向前策應。各兵人人奮勇。連環轟擊。斃賊不少。正在喫緊之間。臣勝保左頰右腿受礮子傷二處。登時

落馬。不省人事。遂為各弁兵扶至陣後。奴才瑞麟。猶復督隊力戰。無如各弁兵。見奴才勝保受傷。人無鬭志。紛紛退撤。其時鏖戰已久。鉛丸火藥。俱已用完。又兼賊由河南逐向西趨。奴才瑞麟。不得不撤隊回守八里橋。以觀賊之動靜。詎逆夷遂撲八里橋。奴才瑞麟。即將存營槍礮。奮力轟擊。賊逆全股西趨。彼時各路官兵。紛紛逃散。奴才瑞麟。伏思賊既西趨。恐由于家衛。直撲廣渠門大道。奴才勝保。身受重傷。勢難在營調養。仰懇

天恩。賞假十五日。俾奴才勝保。得以回京安心調養。至奴才勝保。與奴才瑞麟相商。此時嚴守都城。為第一要著。奴才瑞麟。可否進城

布置防守。抑或來圍面陳一切。伏候

訓示遵行。

硃批。知道了。勝保著賞假調理。瑞麟著毋庸來圍。即在城外督率伊勒東阿等接應。並會同僧格林沁截擊。

兵部尚書沈兆霖奏。竊夷人自八年抵津後。壘次搆釁。至本年七月。竟由天津內犯。大言恐嚇。要求無已。

皇上明降諭旨。歷數數年來夷人罪狀。大申

天討。中外臣民。同聲稱快。惟夷衆雖不滿萬餘。而火器勝於中國。能及遠而有準。然臨陣者果能奮勇無前。毫無畏葸。即有所傷。而以我之衆。乘彼之寡。亦不難於殲滅。惟現在火器

難禦之戎見。先入而為之主。則氣已稍挫。儻毫無把握。輕於一試。設一挑敗。必至不能復振。故臣以為當今之計。宜以緩攻堅持為主。先

飭直隸總督恆福。並督辦民團之焦祐瀛。張之萬。以督標之兵。本地之勇。援其海口之船。再

命天津府知府石贊清。與焦祐瀛。張之萬。協辦團練。石贊清。膽識兼備。久得民心。團練必能奏效。或殺其酋。或焚其船。使之兼顧海口。不能驟進。即進亦必留勁卒守船。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僧格林沁。八里橋之兵。及瑞麟。勝保。統帶各隊。須相隔前後一二十里。分作三處紮開。使緊相呼應。互相

救援。以為犄角之勢。皆宜深溝高壘。勿輕與戰。嚴為之備。使敵至不能驟拔。若奉調各路之兵。陸續而來。亦飭令分擇要地紮住。俾由路至津。處處均能聯絡接應。而深林隈隱之處。又多設旌旗鼓角。使之動生疑畏。正兵厚集其勢。持重養威。而以奇兵乘其敝。復以疑兵惑其心。彼種種牽掣。必將徘徊而不敢進。於是密拏奸細。以防其巨測。嚴斷接濟。以絕其餉源。與之相持一月有餘。而朔風大作。海河將冰。其所帶之餉。亦將罄盡。自必急圖遁歸矣。臣又聞夷人所倚為謀主者。惟吧嗄禮一人。前此擄去葉名琛。亦係此人之計。餘如嚩嘛唵嗚囉等。皆不能畫策。今吧嗄禮業

已就擒。敵已失其所恃。必將設法索回據

國法言之。自應即予誅磔。何煩再計。然敵之勢。本利在速戰。

若即行誅戮。恐憤兵深入。其勢益銳。莫若暫且牢固監禁。

有照會與彼。即告以夷兵前進。先斬此人。使之擊望生還。

而不敢輕進銳舉。儻彼詭言放回此人。即便受撫。務祈

皇上獨伸乾斷。勿為浮議所惑。切勿先放。總須令其兵船全數退

出海口。悉照八年所定各款。立定和約。一款不增。然後允

予

加恩釋放。仍不准原船帶回。改由陸路押解上海交還。方為穩妥。

否則該夷素以和議誘我。一為所誘。此人回去。仇我必甚。

其設計必更毒於前矣。

詹事府詹事殷兆鏞奏。竊聞夷匪火器。甚為猛烈。臣考諸載籍。訪諸曾經行陣之人。擬一破之之法。以備

採擇。謹奏

皇朝經世文。兵政守城篇云。防堞之法。以氈絮而懸之。以蔽矢而制火。蓋柔能克剛也。今令軍中多採買舊絮被。愈舊愈妙。以水濡透。橫張為蔽。上下貫以粗索。兩旁縛以竹竿。竿末嵌小鐵刃。可插諸地。上端之索。緊繫竿首。下端之索。繫於竿者令長數尺。可收可放。以防敵人鉤竿。每一被用兩兵張之。各帶長腰刀。馬步各隊隨其後。遇夷匪則棉被軍當

先。前層蹲。次層立。將全軍遮住。酌留空隙。為瞭視與放火之地。布陣既定。任敵人多方衝突。我軍屹立不動。俟敵稍懈。則棉被軍疾馳前逼。彼火器刀矛。都無所施。我軍將棉被插立地上。一人守被。一人持刀斫馬足。我馬隊突進。槍箭齊施衝敵。步隊刀矛手繼之。兼斫敵人馬步隊。儻敵人敗去數百步外。忽然立住。我仍將馬步各隊。收入棉被軍陣中。緩緩逼進。敵陣雖堅。料難支矣。再炸礟落地時。不能即時炸開。可亟以溼棉被蓋之。總以多備為妙。擬請

飭下各路統兵大臣。參酌施行。

刑部奏。竊臣部於本月初四五等日。收禁解到夷匪九名。

內吧哶嚨一名。收禁北監第三所。緣該夷係夷首要犯。飭令官人嚴加防範。並飭提牢廳早晚飲食。均令其適意。不可稍加陵辱。詎該夷自收禁以後。桀驁不馴。驕悍成性。輒敢在監與官人等生氣。不肯飲食。於初六日晚間忽患腹痛之疾。即趕緊飭傳官醫生。診脈用藥。伊並不令診視。亦不肯服藥。現將該夷安置另住房間。以免衆囚犯與之答話滋事。並加意開導。始食米粥如常。臣等查該夷首在粵多年。曾讀漢書。能通官話。自言係嚹唃啥嘩辦之人。是其一切詭譎。均係該夷籌畫。查其情形。極為兇狡。與尋常夷酋不同。是該夷酋關繫甚屬緊要。必須病勢全愈。扣留監

恭。萬不可令其生還。愈圖報復。貽害益深。亦不可令其遽
爾病斃。得稽顯戮。轉使夷人藉口。所有該夷負氣。據提牢
稟報。調治情形。謹恭摺具奏。

庚午。

諭內閣。留京辦事王大臣。著派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
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吏部尚書全慶。義道。全慶。著仍在禁城。
周祖培。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

辛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本
月初九日。接據㖈咈兩夷照會。文稱。欲令放回該兩國業

已就擒之夷人並稱未回之先斷不能咨會兩軍暫息干戈實不便遽議和局並有寄諭吧麥兩酋之信求為轉致各等語查吧嗄嘛雖非渠魁罪同首逆又係該夷畫策之人幸就擒獲（硃批是總應設法辦理）豈可遽令生還且前次所獲之逆夷係巡防王大臣分交各州縣看押臣等一時亦難查知麥酋在何處監禁況該夷狡猾性成動施伎倆即使放回吧酋等未必即能罷兵不過益增其梟悍之心臣等公擬先行照會該夷令將兵隊退出大沽海口始允送還該夷能否聽命實難逆料謹將辦理情形先行奏

聞所有該夷照會及臣等給與照覆一併恭錄呈

覽。

硃批。覽奏均悉。以後情形。實難逆料。亦不便遙為指示。只有相機

兩行。

恭親王等又奏。昨日

皇上啟鑾後。人心惶惑。鋪商歇業。甚或匪徒乘間搶劫財物。臣等

恐滋事端。當即出示曉諭。如有匪徒搶劫財物者。准該鋪

戶格殺無論。儻有軍民搶劫者。准其該鋪戶扭稟送官。立

即斬首示衆。自出示後。人心始行稍定。嗣後如何另立章

程之處。應咨行步軍統領衙門。妥為辦理。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因現在軍情萬分喫緊。擬令逆酋吧
嗄嚨致信額酋。暫息兵戈。以圖轉圜。是以密派武備院卿
恆祺於本月初八日。親赴刑部。面詢吧嗄嚨再三開導。該
酋仍行倔強。總以被獲上刑為辱。恆祺即告以兩國開仗。
既經被獲。即係敵人。自應按照中國律例。加以刑具。此時
爾國如肯罷兵。中國自應加以優待。斷無仍行羈縶之禮。
該酋答以既欲講和。不妨照會該國大臣商議辦理。恆祺
復諭此係向例辦法。然爾既在都京。自應附以親筆信函。
寄知爾國。方昭實心和好之意。該夷始則猶疑。繼而允許。
令其書寫信函。時該酋仍欲繕寫夷字。斷不肯改用漢文。

恒祺因夷字無從辨認恐有疏虞是以未便辦理合併陳

明

硃批看此光景不如早為處死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朕於八月初八日啟鑾巡幸木蘭本日已駐要亭行宮所有前調西安馬隊昨據烏蘭都奏報行抵保定現在計已全到大營此項馬隊即著該大臣等飭令烏蘭都帶領全隊迅赴熱河護駕毋得遲延據恭親王等奏報夷務情形業已諭令相機辦理第該夷桀驁異常撫局恐不可恃著該大臣等激勵軍心力圖勦辦不得任令攻撲城池是為至要途中並無探報嗣後如何情形務

須隨時奏報。以慰朕懷。

給嘆咭唎咈囒哂照覆。

為照覆事。頃接貴大臣來文。欲令貴國尚未回營之員弁。剋日回營。不便耽擱等語。查貴國員弁。前在通州與前

欽差大臣怡親王等。面議八條。均已允准。諒貴大臣亦已心悅。惟親遞國書一節。尚未議妥。乃貴國員弁負氣而走。路遇兵隊。以致接仗沖散。間有被獲。並非我國不敦和好。現在該員弁等在京。我國並未加害。惟和議尚未定局。斷難即行放回。現在津郡及大沽礮臺。均被貴國占踞。未經退出。所有沖散貴國數人。何必慮及。如果兩國和好。肯息兵戈。將

兵船退出大沽海口。我國將所求各款商定後。再將該員弁等查明放回。以全和好。至貴大臣寄與貴國官員信函。現因干戈未息。礙難轉致。一俟罷兵後。即行送交可也。須至照覆者。

壬申。光祿寺卿勝保奏。竊奴才自初七日臨陣中傷。蒙恩賞假調治。雖身依牀褥。而恨賊填膺。焦急籌思。臨卧奮起。現在逆夷已逼都城。每門守卒。必需挑有一人。方昭嚴密。其城守之具。如擂木礮石灰瓶。及噴筒火彈等物。皆必需之具。若不及此設法布置。萬一敵關犯順。何以禦之。其應如何豫備安排。及巡營稽查瞭望值宿等事。雖已派人料理。然

尚須慎益加慎。刻刻隄防。則聲勢固而人心定。亦使賊有所顧忌。至外城三門之內。煙戶數百萬家。朝士宅寓。半在其內。前已按段辦團。若即飭令按圖抽丁固守。亦可助守兵之不足。若僅閉絕往來。仍恐自生變亂。並以為賊鋒難銳。事勢雖危。然

國朝養士二百餘年。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祇須固守旬餘。近畿勤王之師。全集於

都下。儻不嚴密設防。必至人無固志。又或莠民奸細從而生心。城垣雖高。豈復為

國家所有。惟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並身臨戰陣。親見逆

夷利害。專以火器見長。除此兩外。實不及粵捻匪徒之兇鷙。且其人稍足倔強。未能靈便。騎馬亦未能利捷。乘其短而攻之。方可取勝。如蒙古蕃騎。及京營禁旅。初經行陣。紀律未嫺。即亦專用火器。不能奮身擊刺。故一遇逆夷槍礮太密。往往望塵而靡。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決勝於咫尺之間。賊之槍礮。近無所施。又不善撲擊。非斬則擒。必成大捷。此非用川楚勇不可。等昨日督兵進戰。惟

圓明園槍兵丁。尚稱勇敢。施放亦能聯絡。其餘即已進一籌。若能假等川楚健勇數千。等督之。如昨日鏖戰兩時之久。俯身猱進。與賊相持。刀砍矛刺。直進橫衝。即不能殺盡

逆夷。亦必大加懲創。無如近
畿處所。皆無此項勇丁。刻下勢若燎原。亟需早為徵調。方今
聖明宵旰憂勤。必能仰邀
天鑒。迅靖夷氛。然設竟相持不下。遲暫亦難預定。因思等歷年督
師豫皖。所有川楚健勇。及管帶將弁。均不乏得力之人。如
現在皖營之總兵張得勝。楚軍之總兵鮑超。其所部皆川
楚健兒。驍悍善戰。及豫營升任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
並等督辦任內。新募南陽鎮勇。與各起川楚勇。均能得力。
又如苗沛霖之練丁。亦皆百戰之餘。素稱勇敢。若及此征
召。令其星夜前來。為時不過兼旬。必可後先齊集。果其時

逆夷已如馴化。仍可將各勇遣還原伍。如尚圖狡逞。即可
痛予殲旃。與其事急而求。誠不如早為之計。相應請
旨敕下官文。胡林翼。袁甲三。飭令鮑超。張得勝。各選川楚精勇二
三千名。
敕下慶廉。即飭升用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於新募彝勇及各
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若干名。並
命傅振邦。翁同書。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派委員管帶。即行
起程。不准片刻羈滯。並各該員等。剋日赴京。以解危急。在
各該省營員尚多。即軍務方殷。亦不至稍形缺乏。應請
旨嚴飭各督撫大臣等。不得以勦辦緊要為詞。藉端違抗。

君父之難。奔救不遑。如以他事故違。即非我
大清臣子。亦竊料
詔命一頒。必能雲集響應。肅清醜類。重奠
京師。奴才即疾痛在身。但能勉强支持。可以冒風。即當出而報
效。此時以奴才愚見。先將城守一切布置停妥。堅待外援。必
須經理於未然。乃能收效於臨事。章程既立。賞罰既明。軍
聲自雄。人心自壯。逆夷見我防守綦嚴。不旋踵而外援大
至。必不敢日久頓兵城下矣。伏候
皇上聖鑒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勝保奏夷氛逼近關下。請飛召外援以資夾

擊一撮。據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槍礮近無所施。必成大捷。蒙古京營兵丁。不能奮身擊賊。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敕下袁甲三等。於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即行起程。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次失利。都城戒嚴。情形萬分危急。現在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選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於新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者數千名。即派副將黃得魁遊擊趙

嘉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傳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妥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尅日赴京交勝保調遣毋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埽逆氛同膺懋賞是為至要

又

諭本日據勝保奏夷氛逼近請飛召外援一摺已有旨諭令曾國藩等迅挑川楚等勇派員管帶尅日赴京矣文祥接奉此旨即著軍機章京繕寫分寄各省毋得遲延勝保所陳城守各事宜並著該大臣傳知守城王大臣查照辦理外省摺報數日未到即著兵部接收以次遞至行在並傳捷報處司員前來聽差現

在軍機章京。均尚未到。所有摺件發交文祥。即令該章京等。鈔錄存案。原摺發還各省。迅傳該章京等兼程前來。毋得玩視公事。致干重咎。是為至要。

癸酉。

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十日奉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本月十一日。承

上諭。所有前調西安馬隊。著該大臣等。飭令烏蘭都帶領。迅赴熱河護駕。毋得遲延。據恭親王等奏報夷務情形。第該夷桀驁異常。撫局恐不可恃。著該大臣等。仍激勵軍心。力圖勦辦。不得任令攻撲城池等因。欽此。奴才等遵即剳飭烏蘭都。帶領全隊。迅赴

熱河。以資護衛。至 僧格林沁所帶官兵。由海口轉戰至

通。屢次挫失。已難復振。初七日。八里橋一帶。鏖戰兩時之

久。傷亡過半。兵心益怯。迎頭截擊。恐不足恃。初七日以後。

該夷探馬。各處哨探。大隊並未前進。仍在三間房咸户莊

于家衛等處盤踞。恭親王授為

欽差大臣。曾經辦給照會。該夷照覆。專在索要吧嗄嚟等續又辦

給照會。該夷並未照覆。其兩次照會。均係 僧格林沁派

弁送往。該夷與差弁議論。則稱兩國相爭。不害來使。吧通

事係傳話之人。現被拘留。不知存亡。咈國通事受姓。欲輕

騎進城。與恭親王會晤。惟心懷疑慮。須有確據。方肯進城

等語。臣僧格林沁已令差弁向恭親王等。詳細問明。至前
獲吧嗄嚧等。可否
飭下恭親王等。加以恩禮。妥為看待。以免該夷將來播弄是非。現
在勢處兩難。若將該夷正法。是激羣夷之怨。堅其攻城之
心。若將該夷放回。其患更不堪設想。為今之計。仍應妥為
看待。以為轉圜地步。至撫局宜迅速辦理。不可稍延。現在
恆祺。藍蔚雯等。並未出京。即使該夷有心就撫。亦無由轉
機。初六日臣僧格林沁。因事機萬難。怡親王等。已經回京。
辦理撫局無人。是以辦給該夷照會。通州知州並未送往。
已於初七日派弁取回。現在

京師守城。臣僧格林沁派員查得大礮。並未上城。所有安設礮位。恐不足恃。臣等所帶礮位。亦一併送回守城。近日京城。百物騰貴。住戶紛紛逃避。城外土匪四起。隨處搶劫。人心大為搖動。該夷數日不動。自必另有詭謀。若該夷結隊前進。臣等所帶官兵。雖不能迎頭截擊。擬即兜後攻擊。儻該夷撲竄他處。惟有督兵橫截。至古北口。雖係要隘。並無礮火。臣僧格林沁已飭令副將烏忠阿將宣化鎮礮位。迅即運送古北口安設。以資防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已悉。該夷現在雖未大隊攻撲。時時窺探。遷延日久。必多詭計。撫局

自宜早定。所奏彿夷愛喜畧欲進城求見一節。已諭恭親王奕訢斟酌辦理矣。至該夷大隊如果直抵城下。僧格林沁等即督兵在後兜勦。毋令攻撲城池。儻城已攻破。萬不能支。該大臣帶兵速赴古北口。布置防守。現調三盟蒙古官兵。不日可以到口。無人管帶。著僧格林沁先派乾清門侍衛。如舒明安之類。酌定一二人趕赴行在。以備統帶蒙古官兵。分布要隘。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奕訢等奏。現辦夷務情形。朕已批示相機而行矣。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彿國通事愛姓。欲輕騎進城。與恭親王會晤。心懷疑慮。須有確據。方肯進城。並吧嗄喱須加以恩禮。妥為看待。

以為轉圜地步。現在恒祺。藍蔚雯等。並未前往。即使該夷有心就撫。亦無由轉機。該夷各處哨探。撫局宜迅速辦理。不可稽延各等語。暎咈兩夷。自奕訢覆給照會後。並無照覆前來。相持日久。恐該夷另有詭謀。且城外土匪四起。設若為該夷句結。尤為可慮。咈夷通事。既欲求見。未必無轉圜之機。即著奕訢給與照會。擇城外適中之地。派恒祺等前往會晤。看其光景如何斟酌辦理。現在尚議撫局。巴夏禮自應妥為看管。儻撫局不成。該夷攻撲城池。著慶惠。綿森。奕。古。賽尚阿等。悉力固守。萬一勢不可支。即將巴夏禮提出正法。並著奕訢等。先行知會慶惠等知悉。

又

諭。前據恆福等奏。遵旨調集督標兵丁。並天津靜海民團。截剿該夷後路。諒已舉行。數日未接奏報。殊深懸系。現在該夷前隊。屯踞八里橋西。三間房地方。逼近京畿。難保不即圖攻撲。僧格林沁等。雖嚴陣以待。遏其前鋒。必須另有兵勇。牽其後路。使該夷有所顧忌。始不至公然前進。勝保一軍。昨因挫失。不能統率該夷中路。著恆福等。仍遵前旨。迅即調集兵勇。剿其後路。毋再遲延。該夷因津民衆怨難犯。已將石贊清送回。可見該夷甚畏天津百姓。即令石贊清。傳集紳民。向該夷理論。如敢撲犯京城。定不與之通商。以期挽回大局。石贊清素得民心。必能為國出力也。恆福身任封疆大吏。任令地方官為該夷備辦車馬。送其北

行。以致震驚乘輿。問心亦當自愧。惟有急圖補救。尚可稍贖前愆。若再意存觀望。京師儻不能保。天津豈能獨存耶。前據焦祐瀛等奏。勇力尚單。亦無火器。即不能奮勇向前。亦可大張聲勢。務須激勵紳民。節節牽制。如能令該夷大隊退回。其功當與前敵相等也。

又

諭。前有旨命桑春榮。會同張祥河等。將順天東南兩路團練先行舉辦。諒已實力奉行。現在夷氛逼近京城。難保不分股四擾。所有順天西北兩路。均應一律舉辦。著張祥河。桑春榮。董醇。迅飭地方官。會同紳士。趕緊舉行。總期協力同心。互相保衛。毋得有

名無實。天津等處民團前已令恆福等迅即調齊。截勦該夷後路。其武清通州一帶。均屬順天地方。並著張祥河等激勵民心。同仇敵愾。節節牽制。毋令該夷肆意前進。是為至要。

甲戌。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於八月初六日。在靜海縣會同焦祐瀛張之萬。陳鴻翊。寬惠。將亟籌勦辦及激勵團勇。截勦該夷並同日兩奉寄

諭欽遵辦理各情。先後馳奏在案。旋據署天津鎮總兵冷慶由津遵調前來。查詢以天津鎮標。大沽協標。及海口六營各兵丁。約計共有二千餘名之數。均已分起調出。飭赴武清縣之王慶坨。陸續齊集。查於初七日。由靜海縣起程。當即知

照焦祐瀛等將所募團勇。迅速調齊。均歸焦祐瀛等統帶。
為截剿該夷後路之舉。等於初八日。先由王慶坨。馳抵東
安縣。於初九日丑刻。奉到初六日申刻會奏。遵
旨激勵團勇截剿該夷一摺。欽奉
硃批。知道了。汝等辦理機宜。惟有激勵衆心。以圖牽制該夷。現在
只有戰之一端。等因。欽此。又附片一件。奉
硃批。是極。惟尚可稍緩數日耳。欽此。仰見
聖謨廣運。
訓示周詳。當將欽奉
硃批摺件。敬謹固封。專弁齎交焦祐瀛等。恭閱欽遵去後。等伏思

該夷恃强逞悍。屢撫不從。誠如
聖諭。惟有戰之一端。庶可上伸
天討。第戰之法。或從旁襲擊。或後路兜抄。全在熟審機宜。以期萬
全無失。等趕即飛催冷慶督同副將徐廷楷整理隊伍。趕
緊配齊軍裝器械。購備鉛彈火藥。星夜遄行。並派弁迎催
飭調之省城督標官兵五百名。迅赴東安縣聚齊。不准片
刻停留。惟統計所調兵加。殊形單薄。且天津鎮大沽協兩
標兵丁。均係海口挫敗之餘。所有軍營應用各件。多有遺
失。猝然整頓。恐不足以當一面。等現俟無論何項官兵到
來。先行酌帶。節節前進。會合前路大兵。相機截剿。冀可牽

制夷兵。藉助大軍聲勢。再奴才現又續調河間協標官兵三
百名。飭即赴永清縣齊集。聽候調遣。合併陳明。
硃批。知道了。
恒福又奏。正在繕摺間。承軍機大臣密寄恭奉
上諭。奴才遵即密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傳諭紳士張錦文。李榮等。
遵
旨分別籌辦去後。奴才伏思該夷素性桀驁。前此稱兵海上。從未屈
意求和。此次兵鋒愈熾。而其志愈驕。津郡人民雖稱好義。
而此時欲以衆怒難犯之語。禁喝該夷。恐亦勢有未逮。奴才
惟有諄飭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傳諭該紳等遵

旨力為開導。以冀該夷知所感悟。稍戢驕心。但據目前情形而論。

夷勢方張。與其使辛棠音端勸說。未必能動該夷之心。似

不若以其素恃主謀者。留為羈縻議撫之用。等反覆思維。

㖶首吧嗄嚦最為該夷所信重。現既被擒。前此等會奏請

將該首極刑處死。欽奉

硃批。有尚可稍緩數日之

旨。仰見

宸謨深遠。默籌機宜。惟是欲曲寬其一死。必先責令該首知會嘞

首等夷兵全行撤退。輸誠就撫。方許予以釋回。儻該首不

肯為我盡力。仍當處以極刑。以伸

國憲。使該夷有所顧忌。又以示
天朝寬大鴻慈。或可望其知懼知恩。調停設法。未始非駕馭權
宜之一計。較之僅令津郡紳民從中挽回。似覺稍有把握。
硃批。知道了。俾該夷酋知懼知恩。斷無是理。
乙亥。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
竊奴才等於七月二十八日申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
二十一日奉
上諭。暎咈兩國夷人。屯聚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尚未就撫。
津城密通京師。自應亟籌捍衛。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欽遵
諭旨。在於齊齊哈爾黑爾根布特哈呼倫貝爾胡蘭等五城。覈計

八旗水師營官屯驛站餘丁壯丁數目。擇其年力精壯者。挑足二千名。作為馬隊。並於總管佐領等官。及有軍功翎項兵丁內。擇其技藝優嫻者。揀派一百二十八員名。著等一面將省城就近官兵餘丁。先行挑備。一面飛劄各城署副都統署城守尉總管等官。各將所屬餘丁。照數挑派妥協。分起趕緊催令前來。勿稍延緩。所需軍裝器械車輛馬匹口糧等項。著等飭令配齊。擬於八月初七日。先將省城就近各處餘丁。作為頭起。迅速起程。至各城餘丁。俟其隨到隨即催令趕緊趲程前進。再此次調派餘丁。應酌派大員統帶。著等查呼倫貝爾副都統銜總管珠爾格訥。暨現

委營總之總管三都克多爾濟。諳習軍務。管轄嚴肅。現派
珠爾格訥。統領前起餘丁一千名。三都克多爾濟。統領後
起餘丁一千名。飭令嚴行管束。由法庫草地行走。星夜趕
赴通州。聽候僧格林沁等調遣。再查本處並無獵戶。惟呼
倫貝爾布特哈二處。向以遊牧打牲為業。馬上熟練。今將
該二處牲丁餘丁。挑入所派二千數內。通作馬隊。以期迅
速前進。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特普欽等奏挑餘丁分為兩起。前赴通州
一摺。現在夷氛逼近京城。朕於八月初八日啟鑾。巡幸木蘭。所
有挑選黑龍江馬隊餘丁二千名。毋庸前赴通州。即著全赴熱

河護駕。據奏總管珠爾格訥管帶頭起餘丁一千名。已於八月初七日起程。計二十日前後。即可抵山海關。著即飛催折赴熱河。其總管三都克多爾濟所帶後起餘丁一千名。如由草地行走。可以直達熱河。即著毋庸進關。飭令迅速前來。以資護衛。是為至要。

護理山海關副都統和成阿奏。竊查前以山海關馬步官兵。調赴通州軍營。已於七月二十日。全數起程後。又加派官兵。在於石河口一帶。晝夜梭織巡探。茲於八月初九日午刻。據巡探防禦吉忠阿馳報。本日巳刻。由西南大洋駛來夷船二隻。停泊老龍頭海口。距岸四里許等語。當派

防禦達崇阿驍騎校阿克善馳赴海口查驗。泊船二隻。實係夷船。移時見有夷人乘坐杉板小船。駛至海口。登岸者夷人四名。內有寧波府人盧阿春。聲稱定係大𠸄國夷船。由金州調赴天津。因天津無事旋回。竟來遊玩。面相開導。隨即回船。旋據防禦吉忠阿報稱。酉刻又有夷人五名乘坐杉板登岸。聲稱。或尋買食物。或登潑海樓遙望。俱已勸阻回船各等情。芬伏思夷人詭譎性成。驟然駛至登岸。非窺伺虛實。即竊探路徑。亟應內外嚴兵防守。隨即密備滿營官兵一千餘員名。餘丁二百名。團丁一百名。分防南翼城鎮城守禦。東羅城山永協副將伊克經額帶領綠營官

兵團勇防守。兩羅城臨榆縣知縣恩泰。親督山永協官兵團勇守禦。其南翼城孤懸滿營一城。著協領順齡督率官兵防守。并督同官兵。晝夜登陴守城。萬不敢稍涉大意。致誤事機。至該夷人雖云前來遊玩。難免包藏禍心。現在防守兩城。兵力實屬較單。并一面飛報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察覈外。其該夷如何定動情形。隨時再行馳

奏。

和威阿又奏。再并會同營縣督率官兵登陴守禦。統計官兵餘丁團勇二千餘員名。實屬兵力過單。兩准吉林黑龍江將軍來文。遵

旨調派官兵。西丹獵戶三千餘員名。均於八月初四。初七等日起

程。約計二十前後。可進山海關。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咽喉重地。

諭令帶兵官。迅即兼程前進。截留山海關防剿之處。出自

鴻慈。至該官兵到關之日。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急派糧臺委員赴關。支發口食。以重防守。奴才不

勝悚懼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和盛阿奏。山海關海口。駛來夷船。現辦防

守情形。並酌留防兵。籌畫軍需各摺片。覽奏已悉。據稱老龍頭

海口。於八月初九日。有夷船二隻。前來停泊。難保不意圖窺伺。所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前有旨。令其全赴熱河。現在山海關兵力較單。著准其將吉林兵一千名。留備防範之用。即著派員迎提迅速前來。其黑龍江兵二千名。俟進關時。仍令其折回熱河。毋庸前赴通州。吉林兵未到之先。著和盛阿。嚴密防守。不可大意。至官兵口分不足。難期得力。自屬實在情形。著准其援照成案。提用關稅盈餘銀兩支放。即按官每日一錢五分。兵每日一錢之數。以示體恤。其練丁二百名口分。均著由盈餘銀內支領。儻有不敷。即著烏勒洪額捐辦。所請由直隸安設糧臺之處。已諭知恆福矣。

又

諭。本日據護理山海關副都統和威阿奏。老龍頭海口有夷船停泊。請留吉林。黑龍江兵丁。以資防守。已准其截留吉林餘丁一千名。協同山海關兵丁防守。此項兵丁。約於本月二十日前後。即可抵關。着恆福。即派道府大員。迅速前往。安設糧臺。支放口分。勿得遲誤。

又

諭。英咈兩夷。攻奪大沽礮臺。占踞天津。遣桂良等前往議撫。該夷禁驚異常。屢議未成。現已帶兵越過通州。京城為之戒嚴。該署督前奏。該夷志在和不在戰之語。竟未盡確。委員藍蔚雯等亦

不能十分出力昨已明降諭旨命各海口閉關絕其貿易儻該夷悔悟仍可通商此時惟有令上海夷商寄信嚬哺唫等令其罷兵天朝亦必仍准通商以示寬大此亦釜底抽薪之一法薛煥必能竭力挽回也

又

諭本日據麟魁慶英奏請飭步軍統領仍駐城內並令恭親王進城居住一摺步軍統領掌管筦鑰自應駐居城內以資鎮守文祥著准其留駐城內會同麟魁慶英及守城王大臣等布置一切遇有與恭親王奕訢等商辦之件再行赴園晚間仍即進城如有要事不能赴園亦函商辦理奕訢著仍駐園寓無庸進城

昨據慶廉奏由河南解送擡槍一千桿。火繩二萬盤。鉛丸四萬出。於七月二十七八日起程。此項軍械。計當趕到。著仍令其交步軍統領衙門朝房收存。並傳知圓明園帶操章京。先行演試。以備調用。

丙子。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史陳鴻翊。長蘆鹽政寬惠奏。竊臣等於初六日。由靜海縣前赴王慶坨。在楊柳青途次。接奉寄

諭一道。並軍機處鈔寄明發

諭旨一道。仰見我

皇上明彰撻伐。於聲罪致討之中。仍示以悔過自新之路。不獨中

外臣民咸思敵愾同仇。滅此朝食。卽逆夷聞之。亦必震懾
天威。感而且懼。臣等初七日。至王慶坨。復恭讀
硃批。令臣等無恤顧忌。務期事在必成。並奉寄
諭。令津民聲言。如該夷再行北犯。必從後盡力攻勦。查逆夷逼近
京城。其心叵測。近日探聞天津。仍有北上夷兵。並由水路搬
運軍火糧食。楊村蒲口。安設馬撥。往來偵探。城內外仍有
夷人出入。探聽有無團練。是該夷於後路防範。亦頗嚴密。
臣等前派鄉勇五百名。在蒲口以北。楊村以南。暗中埋伏。
無如該勇等無火器。膽氣先怯。只能伺釁而動。不敢先發
制人。臣等睹此情形。萬分焦急。查王慶坨東北四十里。黃

花店地方。距楊村僅三十里。現復派勇三百名。駐劄該處。與前派之勇。互相聯絡。仍令暗中設伏。總期多方以誤。使該夷首尾不能相顧。一俟僧格林沁。大兵壓下。即可乘勢鼓噪。以期盡數殲除。現募滄靜勇四百餘名。業已到齊。臣等挑揀敢死之士數人。許以重賞。潛赴賊營後路。或焚其營盤。或燒其輜重。俟辦有成效。再行馳奏。

硃批。覽奏已悉。既有敢死之士。著設法飭令該勇等。將夷酋或領事之首級。梟其一二。以寒賊膽。

丁丑。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奉

命辦理夷務。數日以來。尚未開仗。一面設法議撫。一面知會城內巡防圍防各大臣。嚴密防守。並知會軍營相機堵禦。但城中人心驚惶。臣文祥。極力撫綏。人心稍定。惟兵力單弱。防守未能周備。實不足恃。至僧格林沁。及瑞麟等。所帶之兵。已潰散十之五六。存營之兵。均無鬭志。疲餒已極。堵禦實難得手。臣等於初九日。遣員給與暎咈兩國照會。至十二日始有照覆前來。仍申前議。且須放還被獲之夷。後在通州議和。進城換約。親遞國書。始行退兵天津。並有來春方回該國之說。詞意狂悖。至吧嗄嚹。於十一日在刑部呈遞名片。約恆祺面說。臣等卽令恆祺前往。詢其請見之意。該

夷求同時被獲之囉酋同居。並云欲遣人議和。必須該酋同往。免致扣留。反覆辯論。情殊狡詐。該卿將戰和兩層遣儆開導。該夷似悟非悟。未易轉圜。又據十三日軍營來信該夷至朝陽門外列隊。我軍亦勉力支持。尚未開仗。諸事緊急。辦理實屬棘手。臣等惟有謹遵

硃諭。相機而行。悉心籌畫。再給照會。總冀撫局有成。方為妥善。揆度情勢。該夷意欲索還吧嗄嚾等。而吧嗄嚾亦希冀放還。從此著手。或有轉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夷務緊急情形各摺片。並往來照會五件。覽奏具悉。該夷既有在通州議和之語。

似有轉機。恭親王等。給與照會。措詞均尚得體。現在事機緊迫。間不容髮。朕亦不為遥制。即着恭親王等相機辦理。總期撫局速成。和約已換。國書已遞。朕即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並保全億萬生靈之命。回鑾後不至再生枝節。方為妥善。文祥奏勝保傷已漸愈。請將西安馬步隊交勝保統帶等語。西安馬隊前有旨令僧格林沁飭烏蘭都帶赴熱河。現在黑龍江馬隊二千。不日即可前來。此項西安馬隊二千三百名。即着留交勝保調遣。無庸令其前赴熱河。所有西安步隊。並着歸勝保統帶。以資攻剿。

直隸總督恆福奏。本年八月二十日。在東安縣。將天津鎮標。大沽協標。

及海口六營各官兵。飭催陸續到齊後。當即密飭署總兵
冷慶。副將徐廷楷。於鎮協兩標兵丁內。挑選奮勇隊三百
名。遴派千總王興邦。隋登第。王永勝。把總華雲彪等。分為
兩起管帶。均令改裝易服。密帶器械。一赴蒲口楊村一帶。
會同焦祐瀛等。所派團勇。設法截擊該夷所設馬擋。並焚
燒河內該夷船隻。一赴蔡村一帶。探明該夷存儲火藥處
所。截奪焚燬。以圖牽制。並復諄諄面諭該弁兵等奮勉圖
功。自當欽遵
諭旨。優予獎賞。如能格外奮勇。擒斬夷目。或燬其船隻火藥。奪其
輜重器械。另行奏懇

恩施。復嚴飭冷慶徐廷楷等迅將天津鎮大沽協兩標兵丁整齊
隊伍。配足軍火器械。於楊村河西務一帶。探明該夷虛實。
何路空虛。即由何路進兵。乘其不備。旁擊暗襲。力斷該夷
後路接濟。使其不能兼顧。並知會集祐瀛等分派團勇。會
同官兵。協力襲擊去後。茲以北路軍情緊急。隨於十一日。
移駐大興縣屬之禮賢鎮。一面嚴檄督催省標及河間協
官兵。趕緊齊集。擬即會合大兵。相機前進截剿。

硃批。知道了。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袁甲三奏。臣接據穆騰阿函稱。頃聞道路傳
言。夷匪已至天津。正深懸系。恭閱邸鈔。直隸提督樂善海

口陣亡。並請

上諭。以僧格林沁。辦理一切。未能周妥。拔去三眼花翎等因。是天

津喫重。傳言似非無因。查

京師為根本重地。天津又為

京師緊要門户。當此警報遝傳。凡屬臣工。均有奮激圖報之

念。況穆騰阿。滿州世僕。渥荷

國恩。歷代擢任大員。穆騰阿又以從事軍營。屢蒙

特簡。尤應殫竭血誠。仰酬

高厚。因思咸豐三四年間。粵逆北竄時。穆騰阿曾與樂善同在僧

格林沁軍營隨剿。樂善為

國捐軀。僧格林沁。如何辦理。外間不得而知。穆騰阿瞻依

北闕。寢饋難安。亟欲回顧海防。稍盡臣子之職。但係奉

命幫辦安徽軍務。現在軍務未完。未敢冒昧自陳。懇請代奏等情

前來。臣查都統穆騰阿。出師多年。戰功懋著。自幫辦臣軍

務以來。和衷共濟。尤資匡襄。現值天津吃重。臣督師全皖。

藉固藩籬。未能帶隊北趨。憂憤填胸。非可言喻。幸皖軍現

已得手。該都統尚可分身。自應馳赴北路。為先其所急之

計。理合據情代陳。如蒙

俞允。該員係現任

御前侍衛。鑲黃旗蒙古都統。應請

旨飭令馳驛回京供職。到京後再候
聖裁任使。庶事機不致外揚。而人心亦藉資鎮定。
諭軍機大臣等。袁甲三奏北路軍務緊要。請飭帶兵大員回京等語。逆夷自攻奪大沽礮臺後。占踞天津。命桂良等前往議撫。迄無成說。現已帶兵直逼京城。僧格林沁等兵。屢挫之後。不能振作。昨已有旨。調張得勝。帶得力練勇前來。歸勝保調遣。諒已迅速啟程。穆騰阿。幫辦軍務。現在督攻定遠。正當得手之際。若再行他調。誠恐該匪乘虛竄出。又費周章。該都統著無庸來京。惟當督率兵勇。迅克堅城。搶斬渠首。以慰朕懷。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義道等聯銜具奏。權濟艱危。以維大局一摺。據稱。恭親王奕訢。辦理撫局。漸有端緒。惟恐心不堅定。或有遷避之意。則撫局又裂。該夷勢必帶兵直趨木蘭。請飭奕訢。仍駐城外。妥辦撫局等語。恭親王奕訢。經朕特派辦理撫局。責無旁貸。前有硃諭。令其專心妥辦。如或不成。即督兵勦擊。昨復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總期撫局速成。朕即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並保全億萬生靈之命。諒恭親王必能領會朕意。竭力圖維。不至輕為遷避。至該王大臣等。辦事守城。是其專責。現在夷氛逼近。總須嚴密布置。同心協力。保守城池。不得觀望撫局。致生疏懈。

又

諭前有旨諭知僧格林沁飭令烏蘭都統帶西安馬隊星夜前赴

熱河隨扈現在勝保在京防勦兵力較單該副都統無論行抵

何處即帶領全隊迅行折回直赴京師歸勝保調遣以資堵勦

毋得稍有耽延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本月十四日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八月十二日奉

上諭該夷雖未大隊攻撲遷延日久自必更生詭計撫局自宜早

定等因欽此查該夷駐兵三間房等處逐日窺探十二日馬步

千餘名至朝陽門外東嶽廟一帶等當即分兵兩路俟其

攻城。從後抄襲。彼此列隊。兩時之久。該夷撤隊退回。並未
接仗。十四日該夷在朝陽門外。石路迤北窺伺東直門道
路。等嚴陣以待。該夷並未前進。亦未交兵。揆度該夷多日
並未攻城者。係大礮未到。又因顧惜吧嗄嚧等。現在若一
面趕緊議撫。前定各條。稍有加增。亦能俯准。一面恩待吧
嗄嚧等。令其轉圜。或有補救。城池不破。
宗廟
社稷。以及億萬生靈。均可保全。若再事遷延。該夷不顧吧嗄嚧等
勢必盡力攻城。十四日該夷給恭親王照覆。仍索要吧嗄
嚧等。並仍欲將國書親呈

御前。若不依從。即日便要攻城等語。其一切詳細。恭親王自必鈔
錄照會奏
聞。至爾等所帶馬步官兵。卓索圖盟歸化城吉林黑龍江馬隊潰散
極多。直隸提標宣化通永山西大同步隊潰散十之七八。
京旗各營官兵。屢次挫失。心膽已寒。瑞麟勝保所帶之兵。
現存無多。綿勳伊勒東阿所帶官兵。雖係一萬。鎗箭刀矛。
焉能抵敵礮火。現在人心渙散。難以收拾。設有疏失。勢將
全行潰散。此等情形。實因爾督兵不加調度無方。誤國之
罪。百身莫贖。至續調三盟官兵。無人管帶。爾自當遵
旨。在

乾清門侍衛內。揀派一二員前往管帶。惟舒明安等。均係屢次帶隊挫敗之人。雖經派往。恐不得力。可否於隨扈侍衛內。

簡派之處。伏候

聖裁。再昨前飭副將烏忠阿。將宣化營礮位。運往古北口。業經附摺陳明在案。現又飭派署通永鎮總兵海綏。將營城大小礮位。趕緊運往。以資防守。

硃批。知道了。力挽撫局。已屢諭恭親王矣。至管帶蒙古兵之侍衛。著無庸由軍營派來。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八月初五日

奉

上諭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至通。節節進逼等因。欽此。該夷此次

求和。已蒙

皇上派員議准。乃猶欲將夷書親呈

御覽。且堅請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任意要求。肆無忌憚。若

不痛加勦滅。何足以張

國威。現經僧格林沁劄營八里橋。自可阻其前進。仰蒙

皇上廑念海疆。誠恐夷人竄擾登州一帶。飭臣加意嚴防。臣查煙

臺前泊夷船五十餘隻。自六月內分起北駛。後節據登州

鎮道府縣咨稟。或有一二隻從西北來。或有一二隻從西

北去。此來彼往。至今尚存二十二隻。內有八月初四日。從西北大洋駛來夷船一隻。內起出夷兵百餘名。俱各受有傷痕。自係在通州被擊敗回。來此休息。臣思該夷數月以來。不在山東挑釁者。其意專注天津。以煙臺為退步耳。今其志既不得逞。而又少挫先鋒。難保不存失之於彼收之於此之想。誠如

上諭。不可不加意嚴防也。遵即咨登州鎮道。轉飭沿海文武官弁嚴密偵探。前往天津夷船。如果退回煙臺。伏而不動。自宜照前防範。並密拏奸匪。嚴斷接濟。以清內患。如該夷敢於尋釁。當即遵

旨撥兵迎擊。勿令竄擾地方。以仰副

聖主諄諄告戒之意。

硃批。知道了。

己卯。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十二日。接到該夷照覆。業於十四日。將辦理棘手之處。奏明在案。拜摺後。復接該夷照會。據稱三日之期已迫。並言明日如不送回。即行攻城。臣等仍給與照會。並設法將吧嗄哩提出。於德勝門內高廟暫住。並派成琦帶兵防守。仍以禮相待。並令恆祺。透澈開導。令其寫漢字信函。勸令退兵

後。即將伊放回。仍密飭戍琦。萬一該夷攻城緊急。即遵
諭旨。將吧嗄哩等立時正法。其刑部及各縣監禁夷匪。亦傳知刑
部。順天府。行知各縣。一併按此辦理。惟連日接據探報。夷
人結隊至廣渠門。朝陽門。一帶窺伺。並據僧格林沁報稱。
夷人運六七千斤大礮。已於前日抵通。並有雲梯數船。絡
繹前來。自八里橋直至通州迤南。夷人皆占踞我兵帳房。
連營數十里。探報亦幾至不通。而僧格林沁及瑞麟所帶
之兵。敗衄之餘。為數甚少。率皆疲餒不堪。城內守具本未
豫備。倉猝之間。無從下手。守堵之兵。人無鬭志。大約一聞
礮聲。立時驚潰。戰守兩者。皆不足恃。臣等伏念

京師為根本重地。天下大局攸關。設有疏虞。必致全局瓦解。
惟有殫竭血誠。力圖挽救。儻邀
聖主福庇。尚有一綫可為。不惜委曲遷就。以期轉危為安。至於局
外議論。時勢至此。斷不暇計及也。抑臣等更有請者。古北
口一帶。關繫緊要。現聞該夷結隊陸續北探。復向沿途民
人詢問京北路徑。心殊叵測。且有僧格林沁等所部潰逃
兵勇。在京北一帶。沿途搶掠。道路幾至梗塞。應請
旨飭下古北口提標各兵。扼要嚴守。以備不虞。再自初八日以後
人心渙散。呼應不靈。各處辦公人員。半多星散。以致一切
差委。均難應手。焦急實深。合併附陳。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恭親王奕訢等奏。夷務緊急情形。當諭令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遥制。總期撫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鑾。鎮定人心。諒恭親王等。必能領會朕意。妥為辦理。本日據恭親王等奏。撫局難成。現仍竭力挽回一摺。夷人運送大礮雲梯。顯係欲為攻城之舉。城內外兵力疲餒。戰守皆無足恃。京師為根本重地。儻有疎虞。大局何堪設想。據該夷照會。無非欲送還吧嗄𠹭等酋。背罷兵。轉圜之機。在此一綫。該夷如肯遵照恭親王等所給照會。退至張家灣一帶。酌定適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員。將在津續定條約。蓋印畫押。將吧嗄𠹭等送回。固屬甚善。如必不肯遵行。或並無照覆前來。不必待其進攻城池。莫若即將所獲吧

酋等。全行送還。以示大方。尚可冀其從此罷兵換約。不值為此數十夷酏。致令億萬生靈。俱遭塗炭。至親遞國書一節。及該夷照會。有不盡此禮。則國書不便呈上。及向未列入。準此動兵之議等語。似該夷不至為親遞國書。所議不合。再致決裂。一切相機行事之處。即着恭親王等。斟酌辦理。無侍朕詳為指示也。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奏。竊臣等前聞唉咈夷衆。有遊行天津各海口之說。竊慮犬羊無厭之求。中懷叵測。我

聖主恩同覆幬。自必曲示懷柔。俾知向化。詎日來風聞該夷酋肆志跳梁。竟欲盤踞津門。臣等聞信之下。憂憤填胸。目眥欲

裂。伏思

京師為天下根本。津門為都邑屏藩。豈容該逆逞志鴟張。肆行無忌。亟宜攝以兵威。肅清內地。才等封疆任重。恨不克提師馳往。共滅朝食。查剡下淮北軍務。圍形喫重。究屬堂室以外之患。且彼處馬步各軍。已有袁甲三。穆騰阿。李若珠等統帶。堪資調度。較之直隸夷務。情形似覺稍鬆。自應先其所急。上紓

九重宵旰。以張撻伐之威。才等擬即派都興阿。酌帶馬隊四百名。星夜馳往僧格林沁大營。以備攻勦。都興阿久歷行陣。膽識俱好。兼於北路情形。甚為熟悉。可期有裨。如蒙

聖恩俯如所請。䒭等即飛飭都興阿遵照。一面選派隊伍。裹帶行

糧。赴日遄行。並咨河南直隸各督撫。一體催趲。不准片刻

逗遛。䒭等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官文等奏。探聞夷人竄擾天津。擬派都興

阿統帶馬隊入援一摺。㖦咈兩夷。自占踞天津之後。朕命大學

士桂良等。議撫未成。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

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

經戰陣。該大臣等既請派都興阿來京。即著統帶馬隊四百名。

星夜前來。歸僧格林沁大營。以備攻剿。湖北營中練勇。尚稱驍

健善鬭。並著官文等。挑選一二千名。另派得力將弁統帶。迅速赴京。聽候調遣。所有軍火兵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毋得遲誤。

又

諭。㖇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之後。大肆猖獗。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兇悍。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玉明統帶精兵馳赴熱河護衛。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玉明啟程之後。將軍事務。著倭仁兼署。

又

諭。㖡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着成凱。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成凱起程之後。綏遠城將軍。著德勒克多爾濟署理。

又

諭。㖡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

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文煜迅即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文煜起程之後山東巡撫著清盛署理布政使員缺著文煜派員署理

又

諭唉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慶廉迅即統帶精兵馳赴

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

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慶廉起程之後。河南巡撫。著賈臻署

理。布政使員缺。著慶廉派員署理。至前有旨令慶廉調撥練勇。

並得力將弁來京。著一併迅速帶赴京師。以資助勦。所有該省

勦匪事宜。著交毛昶熙督辦。

又

諭。㖞咈㖞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

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

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

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亂。著樂斌。迅即統帶精兵。馳赴

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器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樂斌起程之後。陝甘總督。仍著林揚祖護理。

又

諭。㘆咈兩夷。奪我大沽礮臺。占踞天津。朕派大學士桂良等前往議撫。未有成說。該夷現已帶兵直犯京師。劄營城外。勢甚猖獗。朕於八月初八日。舉行秋獮。駐蹕熱河。京中雖有多兵。俱係未經戰陣。亟宜厚集兵力。以靖逆氛。著英桂。迅即統帶精兵。馳赴京師。合力攻勦。保衛城池。所有軍火兵械餉需。均著一律備齊。星夜前來。毋得遲延干咎。英桂起程之後。山西巡撫。著常績署

理○布政使員缺○著英桂派員署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三